

2290  
梨花魅影

劉雲若著

社會小說



麒麟新年度附錄 · 滿洲雜誌社刊行

《 武田發賣品 》



去疲勞・助消化

高單位維他命B製劑

強力米太寶靈片  
メタボリックシンドローム

滿洲總發行・滿洲武田藥品株式會社・奉天春日町

影 魅 花 梨

說 小 篇 中

著 若 雲 劉

# ！誌雜樂娛衆大的一惟亞東

角六價定・刊出日一月每

麒

麟

內容豐富  
趣味橫溢  
編排新穎  
印刷精良  
創刊將及二載  
發行十萬以上  
是現代雜誌界中  
的一把火炬！  
是大衆知識的根源！  
訂閱請即從速

##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康德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納本  
康德十年一月一日發行

附錄 麒麟新年號

梨花魅影

定價 本誌 八角五分  
在內

編輯人 劉玉璋

發行人 黃曼秋

印刷人 新井長治郎

奉天鐵西區嘉工街三段一號

印刷所 興亞印刷株式會社

新京市大同大街二二三

發行所 滿洲雜誌社

電話② 三一八四  
八四六六

振營新京三五九一番

新京特別市七馬路十四號

配給元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

代表電話②六九〇五

## 序

中國古以文章取士，故欲登台閣者，非熟讀百家之書，而合試官之限者，無與焉。積習既深，視為大法，若說部諸書之類，或被訛為神官野史，不令其登大雅之堂，以故為小說家言者既鮮，或得一二亦皆以別署自託。為紅樓夢，如水滸傳，西遊記，封神演義等作者是也。吾嘗三復以上所無諸書，覺其無一字不動人，無一言不入勝，一毫在手，則夏忘赤帝之冬，多忘風雪之冷，廢寢忘食，言之再之，讀水滸，則吾即水滸中之一員也，宋江可，李逵可，白晝鼠白勝亦無不可，讀紅樓，則亦無一人一物不足動吾之情感者，黛玉寶玉吾故優為之，即其他任何一小輩如薛蟠者，吾亦必不「不覺罵之」，所以者何，其感人既深，而其藝術手法之美，為八大古文家之所不可及，而為尋柳蘇歐諸公之所不屑道者，而曹雪芹，而施耐庵，不惜過生之力，闢精竭慮，不以之為台閣之階，不以之為買官之由，於創作當時，尤不顧及文章之傳否，其偉大處，司馬不足與京，歐陽不足望其顏色，西人所謂「無所為而為」者，正此之謂也，而歐柳諸公之為文章如是哉！人海沉淪，幽光潛隱，令人可欣者，豈筆之所能盡而口之所能道哉。

民國以還，吾曾遍讀海上周馥陽徐枕亞，及徐東萊諸先生之書矣，文筆雖在新舊之間，曹雪一時則有餘，凌德五載則不足，蓋因氣韻勝於創作情緒，言出無物，筆下無神，且大多急就之章，率是模鑲之作，得之容易，失之者更易，諸公之精力雖有，時代之陶冶誠悲可嘆也夫。

民十四年後，張恨水先生，才大如海，筆影如環，檢諸家之餘韻，創說部之新格，文字入理，鋪張入時，道人之所未曾道，讀人之所未能發，啼笑姻緣一出，而名滿天下，有由然也。今恨水去國，而大江南北咸以讀雲若先生之著作以自豪，蓋先生不但有恨水之筆，且復俱恨水之筆，又為恨水先生之至友，涉淵既久，雖聲譽而上之矣。

先生日課長篇小說九回，經再三稟請，允撰是書，是亦可見先生愛讀之誠，而加惠讀者之厚，於付梓之初，帶贅數語，略誌所懷耳。

編者，康德九年十二月五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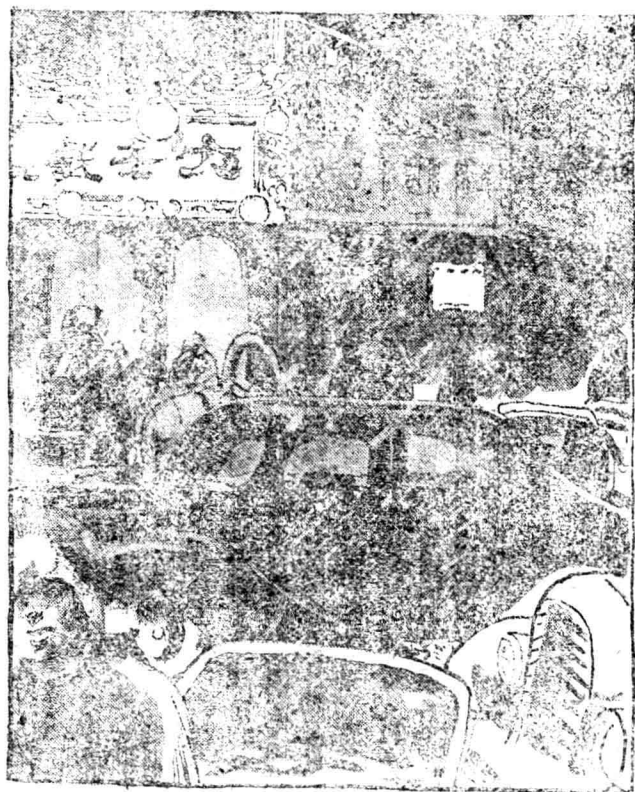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一章 人生粉本鬼趣新圖

正在殘冬臘月的中旬，天氣初寒，朔風砭骨，天津市中，好似經天公頒下臨時戒嚴令，各處大街小巷，多已斷絕行人，便偶然有部人力車行走，那夾着雪片的嚴風，也要迎頭攻擊，不許前行，或者用積雪將他滑倒，直似表示這世界暫時被風伯和藥六公完全占領，禁止人類擾亂他們遊戲人間的清興，所以這號稱不夜城的天津，竟在風雪中失了常態，天只夜間十點鐘，就已燈消戶閉，沉沉入了睡鄉，倘有住在高樓上的人，當時臨高四望，必可看見這玉琢銀裝的世界，在一白無垠中，同時又一黑無際，看到燈火光明，直似正在演習防空，燈火受了管制，但只一處地方，竟而紅光照射，上冲霄漢，若被隔初入都市的鄉下人看見，定疑是發生火災，但都市中人却已司空見慣，本來燈光繁盛之區，光燄上射，由遠處望著，常成紅色，何況燈光又多發自霓虹管，本身便是紅色呢，這片發光之處，正是南市中心的一條長街，街上舖戶仍自燈火輝煌，照着街道上的積雪，更加璀璨光華，街上車水馬龍，來往不斷，路旁小販高聲叫賣，十分熱鬧，再加上騰沸的管絃嘈雜之聲，似乎繁華得別成一個世界，風的叫吼，雪的猖狂，到此直已全失氣勢，不復爲人所畏懼了，至於這街上所以有此特殊狀況，全是佔了大千戲院的光，但當此風雪寒宵，市中各家戲院大半扣鑼回戲，有勉強開演的，也是門可羅雀，景甚淒涼，倘若問何以這大千戲院反而生涯興盛，裏面當然有個理由，請您前行數武，到街中間大千戲院門前，便可看見在霓虹管的院名之下，旁邊又添了兩盞大煤氣燈，照得明如白晝，空中的雪花，飛舞於燈影裏，顯得空明洞澈，別成奇景，倘有目力特好的人，直可以看出每個雪花的圖案花樣，但是人們都像狂潮似的，向門內奔入，擁擠非常，誰也沒有閒情適致賞玩雪景，而且這劇場附近數丈之內，因爲過往人多，積雪也全被踏成泥水，只有藏在汽車人力車下面的雪，還能保全素質，門外的車輛是太多了，汽車在街道兩旁，排得老遠，一望無邊，人力車更密密層層，不可勝數，只是車夫都往街上受凍，和他們那些高坐轎閣的主人，處境真有天堂地獄的差別，氣候更有北極中非的殊異，不過車夫也分着階級，汽車夫或者也在院內看上了戲，否則還可以藏

在車箱內，不受風雪侵陵，至於人力車夫，有時尚能躲在車蓬內避風，或是把皮車氈披在身上，取暖，次一等的只有在街上亂跳，利用血液循環，以暖身體，在這時候，還不斷的有乘客坐車趕到，着皮氈大衣，把手杖着點踏石，雅步而入，車夫的頭顱却像個方湯蒸籠的饅首，熱騰地冒着白煙，身上的汗更似經過土耳其浴，及至拉開車到旁邊休息，稍過一會，身上出汗，被冷風一吹便會變成了冰，附着在貼肉的衣服上面，立刻增加硬度，身上的熱，不將將融融化，只可脫下將冰搖落，再行穿着，教人看着感到窮人可憐，但你且顧不得發生悲天憫人之懷，先要驚異這大千戲院何以興旺至此，莫非荷蘭芳新山南方隔來，楊小樓也自地府還陽，二人又合唱霸王別姬麼，但看看院門左邊懸掛的長牌，才知不是，那牌上寫着兩長行字，是正宗小學特請雲城國劇研究社演唱籌募基金義務戲，院門右邊的長牌，一層層列着戲目，最上方是多青館主女士辦香樓主女士楚風閣主先生合演金磅樂，陳香修主女士倚天生古月散人賂脫庵主冷月詞人合演羣英會，朱六雲女士及特請外串名伶小生呂吹蘭合演說來店，高古忱先生及名伶丁九如合演捉放宿店，黃葉村人演化子拾金，花帶舊友演草橋關等等，你只看戲目，便可知這般盛況，是出於本市男女票友的力量，尤其是女票友的力量如多青館主辦香樓主以及朱六雲等人，都是大名鼎鼎，你當然早已洋洋盈耳了，自然要進去瞻仰盛況，及至到院內，便瞧見樓上樓下，都已滿坑滿谷，香烟迷漫人氣氤氳，溫度高得使人一進門兒便在眼鏡上出一層霧暈，障礙視線，等到薄暈消去，就看見當晚的戲已演過一半，台上唱着捉放曹，扮演陳宮的，當然是那位高古忱先生的，此公太對不住他的尊姓，枉自姓高，身材反極矮小，偏巧兩位內行扮的曹操，又特別高大魁梧，陳宮只能齊他腰際，合上行路，看着就似大人帶着小孩兒走路似的，這好像唱戲地圖前場，張松在曹營被辱，那到情景吻合，只可惜戲地圖戲中並沒有曹孟德帶張松閑溜這麼一場，又加這位陳宮，久作知縣，大約遵守聖人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的話，出門慣官轎，以致走路鬆散踉蹌，對台步毫無研究，曹操又有意開攪，特意端大架式，邁着大步兒，害得陳宮跟着跌跌撞撞，相形之下，倍覺滑稽，高先生還違反了矮人聲高的生理公例，噪聲低啞，自來帶着哭音，還沒看到呂伯奢全家被殺，先已唱得充滿悲哀情緒，雖然他曾仿着名伶派頭，在台前貼了張高古忱先生受風喉啞，因熱心公益，力疾登台，敬祈諸君原諒的條兒，仍止不住唧唧噥噥，一部女賓紛紛議論，陳宮何以這樣聲音低啞，想是棄官逃走之後，又後悔不該一時

捧捧。受曹德懋惑。丟了中牟縣的肥缺，又見他在曹家膝下受辱，臂後追隨，更笑得忍不住，紛紛離座，到外面去換空氣，有的到後台去看票友上裝，您也跟到後台，由側門進去，先到樓下，那裏紛紛亂亂，嘈嘈雜雜，都是些配角和底包，沒甚麼看頭兒，但內中也偶然發現奇觀，有的武行才畫好臉譜，上面糊着花雞蛋的頭兒，下面仍是現代服裝，有的已扮成古人，却仍說着眼前的瑣事，或是和隔牆朝代的人玩笑，也有有的龍套善於消遣，湊三三三個人聚在一隅打着撲克，您看着不感興趣，就上樓去到票友化裝的部份，這樓上有個天井，作懸掛佈景之用，佔去中間很大地方，於是將樓上圍為兩半，東半邊的一隅，有用木板隔成的小屋，原來戲院給主角特備的化裝室，此際作了女票友的優待處所，小室旁邊一塊空地，放了一張桌子，桌子放着筆墨紙硯，和賬簿，桌上坐着一人，約有四十多歲，生得肉頭肉腦，頭顱成等邊三角形，頭頂是一角，兩個肥肉外突的嘴巴，配成兩角，面色添黑。還像皮膚內含着許多污穢的雜質，急需剝垢磨光，他的一隻血盆大嘴，不知是因為哮喘得不能閉攏，還是天公造人時在他的唇上減工料，弄得不够尺寸，常把厚嘴唇向外翻着，露出滿口的黃板牙，兩隻被肥肉擠得無地自容的眼，想要勉強睜得大些，無奈眼臉肉質太重，使他不能長久支持，才睜大了就得閉上，因此養成時常眨眼的毛病，和戲台上善於表演的孫大聖一樣，身上居然穿着西服，雖然質地很新，似乎才上身不久，但看着和舊衣一樣，該有褶兒的地方，全被肥肉撐得不留痕跡，不該有褶兒的地方，倒盡是縐紋，好像永遠不懂脫衣睡覺，常是和衣而臥，以致滾得這樣難看，這時他正坐在椅上，呼呼狂喘，喉中發出拉鋸似的摩擦聲，這位便是義務戲的主辦人，小學校長白慰仁，他既為籌款請票友唱戲，唱戲賺了錢，可以落入腰包，此際自然處於感恩戴德的地位，要向各位票友周旋，盡其主人的職責，並且主持張羅前後台的一切事務，實行戲院管事職權，本不該在一旁坐着風涼，其實他是方才張羅得過於勞累，實在承受不住，只得溜回賬桌上歇息，才從西服口袋中取出一條酒花手帕，拭乾臉上臭汗，又把手帕搖着，當作扇子，過得香氣四溢，忽聽旁邊女票友化裝室，發出一聲巨響，好似倒了什麼東西，跟着有女人聲音喊道，我不唱了，不唱了，給我拆頭，咱們走，白慰仁聽了大吃一驚，黑臉上變成青色，急忙立起，就向小室奔去，推開了門，直向裏走，但是那小室只由薄板裝成，門兒又開得甚窄，他只顧一時匆忙，忘了使用楊小樓或程硯秋的出場身段，側着身體進去，竟取正面攻勢，直向裏撞，這一來就被門框卡住

人和門發生了不可分離的聯繫關係，大肚子進到門內，肥臀還留在門外，內外各半，潛退兩難，又因他走得力猛，卡得分外結實，向前一進，那薄板牆壁就跟着搖動，瑟瑟作聲，向後一退，也是照樣，嚇得室內女票友們都叫喊着房子要倒，但門已被他塞得沒縫，相連也出不來，有人喊他別動，叫來幾個人，由外面用力抵住木壁，白慰仁才把身體縮回來，再也不敢出去，就立在門外，向裏面說話，詢問因何動氣，原來裏面有位女票友，正在化裝，另一位女票友派來女僕作先遣部隊佈置一切，這女僕無知，移動了正在化裝的女票友的物件，女票友大怒，罵了起來，那女僕反唇相抵，女票友沒奈何，就鬧着不唱，故意要把主人鬧出來，替她圓面子出氣，白慰仁聽了，也不敢申斥女僕，恐怕得罪她的主人，也來個拿誦不唱，只得左右開弓的作揖央告，那兩方還都不依不饒，白慰仁受着夾板氣，還得陪笑奉承，當然他是有所爲而然，看齋票友都是他的財神，得他們唱這一夜多，自己便可成家成業就，又豈敢得罪財神，自壞前途呢，不過這些財神是否真能如他所望，抑或是否要變成煞神瘟神，以及姜太公的令還蝗虫神，那還在不可知之數，白慰仁却根本沒有想到，只顧作揖央勸，好像舊年正月初二，對着財神紙碼叩頭一樣心境，且任他在這裏受罪，再由佈景後面一條窄徑，轉到西邊，那是男票友的佔領區域，却是一片空闊，並沒有特備化裝室，只放兩張方桌，幾把藤椅，比女票友那邊簡陋許多，但男票友多是知識階級，深通西洋女人至上回摩容禮節，並不感到差等待遇，但若把兩方倒個過兒，管你女票友熱氣得撒嘴抹淚，掉臂而去，男票友這邊却是較為安靜，已經來了三四位所謂角兒，每位角兒都帶着兩三個人，內中有深熟闊的朋友、也有票房的僕役，跟來作臨時跟包，也有搭間的園內行，所以亂吵吵的擠滿一室，有頭戲碼距離尚遠，而竟早早到來，如唱大軸戲金榜獎取王有道的楚風閣主，已在坐吸着雪茄，和人閒談，本來票友差不多都染有內行習氣，常要故意遲到，離上場差幾分鐘，才踴躍而來，兆後台管事急張皇無措，見面好像接神似的，直如得着活寶，大家捧場架着，叫着大爺，這才顯得榮耀，但人的性情不同，也有愛早到後台，瞧瞧看看，和人聊天兒的，這就等於唱花面的好老，有人要顯能爲，總是自己拿彩筆勾臉，但也有好人好端端了，要別人代爲勾臉，這時在楚風閣主身邊，就有位扮着英英會賣羞的花面票友駱駝庵主，正在對鏡而坐，旁邊有個內行，穿着長袍馬褂，却弓身扭腰，側頭懸腕，活受罪似的替他勾臉呢，這位駱駝庵主，并非故意端架子，實在因爲初學此道，在幾十天裏用速



當此風雲變幻  
大千世界生靈  
碌碌，門河兩旁  
流雲轉，浪跡明  
如白晝，空市的  
雪花，飄舞在燈  
影中。門前懸掛  
長廊，寫着冬青  
綠上，香樓生皮  
朱六嘆筆人的寫  
字。

成方法學成了這齣群芳會的黃蓋，就要上台顯露，自然沒學過拘檢，不得不假手他人，這位庵主，本是位富商後裔，傳到他本身。家道中落，而且所餘些微財產，還被他令兄揮霍大權，所以他十分拮据，不過他已榮就一切執紼子弟的習慣，揮霍徵逐，都是本等，又加愛好虛榮，常被入利用弱點，吃盡大虧，以致經濟更爲窘澀，他的兄又從中加以節制，只給少數錢用，他既無力嫖賭，只可悶在家中，無可奈何，才偶然被友所約，到票房消遣，他一見票房中頗有美貌少女，不由生心，以爲藥膏術以廣交遊，費錢有限，近水濱而築樓閣，得月必先，於是就加入票房，初想學青衣，無奈身量太高，雖然俗說衫子不怕高，但是官無鬚式的女人也不覺不大像樣，繼而又想學小生嗓音也不對付，結果只得委屈着學了花臉，他看中了本票房唱花衫的女票朱六雲小姐，竭力追求，朱六雲却是不假不睬，駱駝庵主痴心妄想，只疑鐵杵磨針，工夫未到，又以爲女子都愛慕有錢的人，所以平日裝得十分闊綽，把他難得籌劃的錢，竭力在衣服上加料，又和票房內一個名爲說戲的師，實際藉開碎催的周不成說，時常貼給一點零錢，教他表揚自己豪闊行徑，這周不成原名是伯承，倒是梨園行行的老資格，以前曾作某武生宗師的管事，某創派鬚生的擋手，可是現在竟混成票友的幫閒，票房的碎催，在他自己，自然聽得於理氣不好，但是人生在世，福禍多由自召，榮辱都由自取，莫說命運是迷信的事，不可究詰，即使可以憑信，那麼天堂地獄，還在自己作爲呢，而且世上，只有人才埋沒終身，永遠不得出頭，以致鬱鬱沒世，絕無難已脫穎而出，又被入歸回藝中的道理，所以一個人若已混得不錯，將有光明前途，忽又降落下去，竟全不可以收拾，若是愚蠢的人，還可以騙得命運，捧他起來，又踢他下去，但若是個精明的人，就不適用這種解說，只有向品行方面着想了，何況梨園行的管事擋手，又豈是笨人所能幹的，這周伯承的爲人，也就可想而知，他因爲愛說不成兩字，人們就把他的名字，諧音叫作周不成，但是駱駝庵主時常給他經濟上的幫助，自然很少聽到他的口頭語，而且巴結得無微不至，今日演唱義務戲，周不成特別賣勞，後台底包既然由他承辦，駱駝庵主的一切，也需要他照顧，所以常要隨侍在側，偶然離開些時，駱駝庵主就如嬰兒失却乳母，手足無措，必得叫回來方得安心，這時本來捉放曹才上場，還隔着一個碼子，時間甚有餘裕，若在內行，再過會兒上裝，也不爲晚，但因前場高古枕先生的提放甚帶帶店，和朱六雲的得意絲絲是否帶下山，要等他二位臨時決定，管事人不敢代作主張，時間就沒法預算了，因爲

高古忱曾說今天嗓子不好，不想帶酒店，可是他的嗓子，常在唱到半截的時候轉好，故而臨時再看，管事人這就爲了難，若認定他帶酒店，他就許唱完殺呂，誰後台把嘴一撇，大爺不玩兒了，若認定他不帶，他就許高興。非唱不可，在義務戲內，票友就是主辦人的祖宗，又怎敢得罪呢？至於朱六雲的得意處，更有問題，朱六雲指定要內行呂吹蘭配盧鳳杰，主辦人托友接洽，呂吹蘭要價甚大，當時未能商量停妥，再轉向朱六雲要求改約他人，朱六雲却執定非他不唱，主辦人再去請呂吹蘭磋商，呂吹蘭竟不知上那裏玩耍去了，這時正在四下找尋，還不知能否請得他來，也不敢教朱六雲知道，只說呂吹蘭稍待便到，朱六雲才肯預備上裝，倘若呂吹蘭請不來，能求朱六雲對付濟上一場，就是如天之福，還能指望帶下山麼，所以主辦人預防未然，只有央告唱群英會的角兒早些上裝，再加周不成也另有心思，就慫恿駱駝磨主快扮，他先立在旁邊，替換臉譜，黃蓋的臉譜原很簡單，費不了很大工夫，他却故張聲勢，現出用心費力的樣兒，且拘且嘖嘖贊道：就咱們這臉蛋兒，就值個破頭好，我勾的這是慶派，您聽說過慶派麼，老慶四比程長庚還在先，唱花臉得數人家一絕，金秀山黃潤生往那兒擺，可惜這一派丟失傳了，只老何九還掬換了他點玩藝兒，我當初用八鏡原封燒酒，才跟老何九換來這幾個臉譜，今兒是頭一回用在您身上，換個別人，給三百三十六六，我也不露，還留着壓箱底兒哪，您近看着不怎麼樣，若在台底下遠看，神氣可就大了，駱駝磨主聽着，似乎有滋有味，旁邊的人都笑，誰又看過慶四是什麼樣兒，現在就把黃蓋構成寶二墩一墩，硬說是慶派，別人也沒法反對，這就跟古書上所說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，子非我，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同樣道理，拍續永遠拍不完的，好在魚不能說話，死人也無有質對，只可由着他說罷了，及至臉譜要勾完，駱駝磨主忽見旁邊扮周瑜的冷月詞人，雖未上裝，却把兩根翎子用手按在頭上，左右搖動，練習耍翎子的姿式，心中忽有所觸，就向周不成道：老周，你把行頭都給預備好了麼，周不成點頭道：你承好吧，沒錯兒，駱駝磨主道在那兒，拿來我看，周不成應了一聲，又補了幾筆，把臉譜完成，自己把身體探出多遠，回頭端詳着，手排躬指道：沒錯兒只這臉譜，就值你一頓西來順，說着忽想起現在天津而非北京，忙改口道：會芳樓，足值一頓會芳樓，駱駝磨主道：你別只情吃，快去拿啊，我可全要新的，連鼓打三更盡的燈籠，也要嶄新，周不成沒有答言，哽了一聲，就走下去了，駱駝磨主吸着紙煙，將手伸入衣袋，摸着手才到手不久的一疊鈔票，心想這五十元

來得好難，還是打着我哥哥的旗號，跟櫃上借的，今晚哥哥到櫃去，就要犯案，難免有一頓吵鬧，今兒要這回戲，聽得花魁兒，剩下的可以買兩劑膏，順便在藥館借宿，不回家去，伯開雷劫，有罪明天再受，想這周不成已帶了個碎催，抱着行頭來了，放在桌上椅上，駱駝庵主一看，幾乎把鼻頭氣歪了二寸，原來這付形頭，已然破爛陳舊，不但顏色變得不成樣兒，而且看着好似掘墓人由古墓中挖出來的，僅存形體，一拿起來就要紛紛破碎，旁邊的人都忍不住的嘲笑，有的嗤然出聲，駱駝庵主一聽，說道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，說好給弄新的，怎到時候又用官中戲箱的來欺騙我，周不悅一聲罵兒道，我的大爺，你真說得容易官中形頭會有這麼新，你是在台下看慣了，官中的近看簡直不能穿，遠看也兩不錯，這一套你穿起來，台下看齊準跟新的一樣，駱駝庵主聽他搪塞得毫無道理，不由發怒叫道，少勸這套，台下的人全是近視眼，我自己也不瞎，我就是不要，你給我換，周不成現出萬分爲難之態，搔頭叫道，要命，要命，你大爺真……駱駝庵主忍不住要露出少爺脾氣，拍案叫道，我怎麼樣，還跟我講別，你自己看看，拿走，我今兒不唱都成，周不成本是胖人，大約因爲用心太過，再加奔波勞碌，所以瘦得變得怪樣，兩頰陷成兩個深穴，但是鬆弛的皮膚，却像垂在頰下，兩隻小老鼠眼不住眨着，用手揪着頰下贅皮，好像常人捻着似的，苦臉愁眉的怔了半晌，才叫道，大爺，我一個人的人爺，你別着急，我給想法去，說着就瞪眼呼喝那個碎催道，快拿走，大爺不要，別放在這兒教大爺生氣，快拿走，那碎催只可攢着抗着提着手腕，活受罪似的，把原來兩人的担負歸一人重了，周不成幫忙，向駱駝庵主說你等等兒，我就來就下樓去了，駱駝庵主正在對着人們說周不成慢事，忽聽東面一陣喧嘩，夾着女人喊罵和摔砸物件之聲，人們都吃了一驚，紛紛由窄徑穿過去看，原來聲音仍發於女樂友化裝室中，白慰仁肥圓身軀，攆在門外，橫伸兩臂，好像張翅欲飛，面向門外，口中中期期艾艾的叫着朱小姐你聽……聽我說……門內却是那位女樂友朱六雲，已經帶了頭面，貼好水靨，面部化裝大致完成，身上穿着紫絨旗袍，頸下所披的大綠圍巾，還未解去，但已把她那白鼠染成灰冒充灰色背的大衣，披在身上，直向外奔，因爲大衣未曾伸袖，用一手握拳領襟，一手向白慰仁亂推，口中喊着我一定不唱，非走不可，你再攔我就罵了，看她的樣兒，似乎去意甚堅，但是這副古舊頭面，壓着衣裝的奇怪形態，是否可以在街上行走，大約她未曾想到，料想必已氣急敗壞，故而如此，無奈她雖竭力向外衝，白慰仁的肥軀却如一壁

石壁，屹立當門，大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勢，朱六雲氣得臉上通紅，雙目含淚，口中發出要哭的聲音叫道，你憑什麼調我，你說話不算，就許我不唱，今兒死了也不唱……白慰仁在兩頭朱六雲時，不住回頭張望，似乎盼望救兵，但應後面都是看熱鬧的，並沒有他所希望的人，只可接口說道，朱小姐，這全怨他們辦事的，昨天沒跟呂吹蘭訂好，今天再找他覓找不着了，現在眼看到就了你的禍子，我比你還着急，可是我不信他有什麼法兒，朱小姐你捧我捧到底，將就換別人罷……朱六雲還了一聲道，將就，我沒這麼將就過，說好要呂吹蘭，你們答應過的，若不答應，我還不唱哪，現在答應了又辦不到，教底句給我配，我才不唱這俗兒丟人的戲，白慰仁連連作揖，你說你瞧着我，將就些吧，除了呂吹蘭只要在天津的小生，你提誰我都可以托人去約來，朱六雲道，小說廢話，誰也不成，除了呂吹蘭，你把徐小香從墳裏掘出來也不成，她說到這裏，忽聽門外看熱鬧人叢中，有人哄然發笑，低聲說道，瞧這從一面終的勁兒，還真不含糊哪，又一人道，本來這是個機會，怎麼教她不着急，比如你愛上了那個小坤角，忽然得機會給她配戲，你不樂麼，說好了一塊兒配戲，她又不唱了，你不急麼，這幾句私下議論，想不到比白慰仁的央求，還有效力，朱六雲聽到聽到耳裏，覺得十分刺心，不由面紅耳赤，本來她這回訂定配角，具有私心，因為呂吹蘭是當時最走運的小生，玉貌青年，風流瀟灑，傾倒了許多士女，號稱有叫堂座的能力，朱六雲久在台下看他的戲，十分着迷，只苦無緣親近，不想這次白慰仁辦義務籌款，要請雲家社全體票友幫忙，要六雲在中場演一齣戲，六雲趁這機會，就要求用呂吹蘭作配，并且指定唱悅來店，因為這齣戲中，主角和小生有着種種接洽，英雄兒女的意釐，最易聯絡感情，她提出之後，白慰仁竟慨然允諾，六雲積年夙願，一旦得酬，怎會不喜，所以她今日前來票戲，另換有和其他票友不同的心事，雖不致於像西廂記上所謂打扮得身子兒乍，準備着雲雨會巫峽，但若說她帶着初出萌芽，無限情絲要帶到呂吹蘭的心中，纏到呂吹蘭的身上，却并非冤枉，當她進化裝束上裝，還是滿懷熱望，思想天開的跟白慰仁商量，要悅來店改得蕙緣，這是她在得意之中，想起的念頭，因為得意緣愛情表演較多，并且劇名也可取個吉兆，白慰仁也答應了，她更加高興，就故意描眉畫眼，務使盡態極妍，以求台上臨時夫婦的注意，勾起愛情，俾由假鳳虛凰，漸進為一雙兩好了，那知白慰仁到底沒注意着呂吹蘭，而且呂吹蘭所計價錢，約當全部票價收入十分之一，白慰仁也實覺損失太大，中場戲時

醜角，花這許多，太不合算，於是打消請求呂吹蘭的原意，只向六雲央求改用他人，朱六雲聽他說呂吹蘭過壽無着，這一失望，直如鷄人拾得百萬黃金，又復失去，懊喪欲死，既恨白慰仁吝惜錢財，昨日未與呂吹蘭定約，又疑他仍因惜費之故搪塞自己，一時氣極欲狂，材計不啻，也忘記頭部已然化裝，披上大衣就走，白慰仁不肯放她，攔着央求，兩下爭持之際，外面旁觀的人發出私語，朱六雲心尖，當時羞愧難當，不由心慌身軟，沒有氣力再鬧，只可向白慰仁顫聲說道，我說不唱，就不唱，你白勸住我，看可有法兒搭我上台，說着向後一退，又坐到椅上，這時兒有個童頭鼠目，身如電杆的墨瘦男子，走上樓來，口中喊道，慰仁兄快開發這車錢，白慰仁見來者正是替自己邀請票友，幫忙一切的好友，綽號鐵腿忙子的厲鍾葆，就招手叫道，鍾葆你快來，我都急死了，那厲鍾葆本是個無業遊民，沒一個人知道他作何生理，但他却生活得很好，凡喜聽紅白事以及堂會義務，總見他在場替主人奔走，據說對於上中下三等社會，三百六十行的，無不嫻熟，尤其和劇界票界更有特別關係，只要風聞有所興辦，他必加入奔走，人們因而給他上了忙子的綽號，又因他不辭勞苦，不言疲倦，就特加鐵腿二字，以表其任重道遠的特長，白慰仁這回演義務戲，本由他慫恿而起，以後主持接洽，也全仗他作爲靈魂，這時正巧朱六雲沒有辦法，見他到來如見救主，厲鍾葆到了跟前，向白慰仁問了兩句，就推開他人室勸解，駱駝庵主正在外面看着，忽覺衣襟被拉了一下，轉臉看時，原來是周不成，周不成低聲說道，拿來了，您去看看，駱駝庵主就跟他走回西樓，因爲人們都到東邊去看熱鬧，西面清寂無人，駱駝庵主一眼瞥見在電燈下面的一隻大圈椅上，放着一套赤黃色的新靠，顏色非常鮮明，顯見是新製不久，立時欣欣笑道，這才像樣兒，你小子方才朦混我，周不成伸手把靠提起，抖了一下，亮光四射，又指指桌上放的瓷頭說道，二爺，這個怎樣，駱駝庵主道，好的很，拿來我穿，周不成忽把靠放下，掉頭說道，不成，二爺我只拿來給你看，要穿還得另說，駱駝庵主一怔道，怎麼，這不是你借來的麼，周不成道，借，沒這麼好借，這樣東西上那裏借去，方才我被你二爺逼得迷了門，去到中和樓去找侯壽山老板，他這回跟梁逸如呂吹蘭在春光大戲院唱短期，唱滿了還沒回去，我跟他借黃靠，他只有這一套，是四百多塊新作的，只跟通如唱借東風穿過一回，請想如何肯借，是我央告半天，作爲半價，用完全立刻交回，外送三十元的舊錢，駱駝庵主嘆了一聲道，怎麼，還要……周不成道，我的大爺，人家眼咱

們非親非故，憑什麼把嶄新的東西出借，給錢人家還不願意哪，人家說得好，我不是指著賣戲箱吃飯，是我一死兒說好話，才借了來，給幾個錢，人家還不在乎，你老爺知道新形頭穿一回減多少成色，別的你不明白，你府上那樣大宅門兒，一定常辦紅白喜事大事，就按寶紅白貨說，一堂新綉的，你用頭水，比如得五千塊，別人再用第二水，至多花不到兩千，形頭也是一樣，穿一回就舊一回，何況這綉群英會，挨打還得磨合呢啊，這還是我，換個旁人，去磕頭也弄不來，你老爺嫌貴，還是正好，我還怕擔這沉重，萬一有個磨沾損壞，這根二斤頭兒的大蠟，我怎麼往下坐，得得，咱們給人家送回，還將就那套老官中，說着就要把那新套裝攪起來，駱駝庵主看着他，咬牙綳眉，忽然把腳一頓道，攔着，周不成應了一聲，駱駝庵主又道不就是三十塊錢麼，還花得起，拿來我穿，周不成用老鼠眼向他翻了翻，又應了聲，便伺候着替他穿戴起來，但到戴好盔頭，才發現還缺一根黃綢帶子，駱駝庵主問，怎麼沒有帶子，周不成道，帶子不在內，咱們得另找，就對付用箱上的吧，駱駝庵主道，那怎麼成，寫得抹布似的怎麼得上，也難看哪，你得給我尋去，周不成又爲了難，把大指食指按在額角，作個八字頭的姿式，徐徐向樓梯口踱去，口中喃喃念着，這可那兒找去，豬八戒生孩子，要難死猴兒，叨念着下了樓梯，由後台小門走出院後小巷，在牆角放了回小水，又吸了會兒新鮮空氣，才伸手向腰裏掏出個紙包兒，拿在手裏，走入後台，上到駱駝庵主面前，將手中包兒打開，只見一條嶄新的杏黃綢帶出現，摺疊整齊，連綉紋都沒有，駱駝庵主大喜道，你從那兒弄來的，周不成道，別提了，有個姓董的，先前幹過科班，現在又置了一份兒戲箱，想要出賣，可是還沒置齊，我教你逼急了，只可找他去，人家那裏肯借這零碎兒，是我求佛似的央告半天，他才答應，翻箱倒櫃半天才找出來，駱駝庵主道，好，記你一功，拿來繫上，周不成道，功不功的倒是問扯，我有句話說在頭裏，老爺那小子可不老實的，他要八塊錢，駱駝庵主跳起叫道，怎麼着，這還要錢，八塊錢，是賣給我呀，周不成道，賣，人家成套東西，憑什麼賣，駱駝庵主道，貨哪，貨就要八塊錢，周不成道，對了，只買你繫這麼一會兒，就要八塊錢，我也嫌貴，可是他說過嫌貴立刻送回，若過半點鐘，就算用了少一個大不成，您不用我趕着送回，別教他說上，說着急忙把包兒已好，又壓下樓，駱駝庵主似乎也明白周不成從中鬧鬼，但因出風頭心盛，又知道時間已迫，只得忍著氣，又叫住他道，等着，你送回去，可還有別的地方能借麼，周不成搖頭道，

我可沒處再借了，除非到綢店覓綢子，送到成衣店去縫，駱駝庵主罵道，這不是談話，得得，我認頭挨竹槓，來，給我繫上，周不成沉著臉兒道，依我的脾氣，非給他送回去不可，這點兒綢子，買新的才多少錢，買一下或八塊錢，未免太詭人了，何況跟我也太沒面子，哼哼，就這一回，以後我再理他才怪，說着把綢條紮好，站開些細詳着，噴噴說道，好扮像兒，敢保內外行沒第二份，憑您的身分，自然沒有下海那一說，若是下海，金少山在那兒擺，瞧這身塊，這氣派，再配上這身漂亮形頭，哼哼，今兒這細詳英會，我敢保是給你唱了，現在我算把你伺候舒服，也該瞧瞧下面去了，底包還是我的事哪，駱駝庵主道，你想想，還有什麼，凡是我穿的用的，挨的靠的，都要漂亮，周不成道，我的大爺，你還想怎樣，難道打你的棍子也新上一道漆麼，駱駝庵主道，那叫扯淡，哦，我想起來，還有我用的燈籠，周不成道，你將就些用箱上的吧，就是一等一的角兒，也講究不到這個，駱駝庵主道，我偏在乎這個，又臟又舊的，拿在手裏，多麼不順眼，你得想法，周不成沉吟一下，擺手說道，不成，不成，就現放着有，我也不去想法，駱駝庵主忙問怎麼，周不成道，我在老輩那裏，看見有一隻燈籠，雖不甚新，總比箱上的強百倍，你要用還得跟他借，我已經發誓不理他了，何況一借又得訛人，駱駝庵主咳嗽了兩聲道，訛人也沒法兒，你再跑一跑吧，好在燈籠總不能敲很大的竹槓，我認錯這就是，誰教愛唱這份戲呢，死了孩子，何必心疼棉襖，周不成道，您倒想得開，我可實覺犯不上，幹麼花這缺子錢，將就點兒不結了，駱駝庵主被周不成暗地挖苦着，還不自覺，仍央他快去，周不成裝作十二分不願，委委屈屈的走下去，到棚下就變得喜笑顏開，走到放零碎綢末的箱上，向管箱的說了句話，就把小燈籠抄起來，吹去浮塵，又從腰裏取出一張雪白的紙，把燈籠包上，拿去交給檢場人，附耳私語半响，又道，俗語說，是朋友得敬，見秧子得弄，不敬不弄，罪孽深重，實在有一點不錯，這種羊毛，若不弄他幾個，簡直對不住我們祖師爺，少時等他出台，你現從紙包裹拿出來，再遞給他，記住了，完裏有你包茶葉喝，檢場人應着接過放好，原來周不成早已看見箱上燈籠，并不甚舊，就出來搪塞駱駝庵主，硬說是借來，一事不費，白白訛他幾文，其實那身黃靠，也是由某戲班的箱上借的，并沒絲毫花費，那條黃綢本和靠是一套，他却分開了另討一筆錢，合計由駱駝庵主身上，便得了四五十元，這還是小數，他的主要進益，却是包辦底包，說定價只是五百元，他可以中飽大半，但他細大不捐，除駱駝庵主以外，別位票